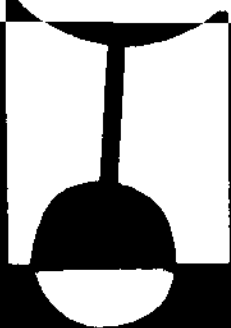


（日）松本清张 著

南原繁一 邓雪 译

白衣魔鬼影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白衣魔影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《地四指》

根据 角川书店昭和五十七年二月十日七版译

白衣魔影

〔日〕松本清张 著

南敬铭 邓青 译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59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7-5059-1028-0/I·749 定价: 5.65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深夜中的死尸.....	1
第 二 章	追 踪.....	39
第 三 章	“筑紫”饭店.....	82
第 四 章	激起杀机.....	112
第 五 章	三方混战.....	143
第 六 章	嫌疑犯.....	174
第 七 章	失 踪.....	203
第 八 章	新事实.....	240
第 九 章	三条命案.....	284
第 十 章	证 词.....	311
第十一章	红 灯.....	346

第一章 深夜中的死尸

1

银座的一家叫“克洛镇”的酒吧。晚上九点半钟，正是开始上座的时候。

两个汉子肩头上扛着吉他向外走去，正碰上三四个好象公司办事员的人推开漂亮的橡木门走了进来。

冬天的夜晚，屋里面弥漫着的温暖的浊气扑面而来，那个戴眼镜的人霎时眼前蒙上了一层白霜。

女招待们叽叽喳喳地围拢上去。客人一个个被扒下外套，然后被让进公司办事员常常占据的雅座。因为让到这里的都是熟客，老板娘忙从别的座上起身，满脸堆笑地走过来。

“您来了。”

老板娘边说边坐了下来。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尊严，她在和服外面套了一件艺妓待客时穿的带底襟的衣服。已是三十二岁的胖女人了，还尽量往年轻里打扮，头发弄得蓬蓬松松的，拢在头顶上。

公司办事员之类的人无论到哪个酒吧都会受到欢迎的。一下子就围上来五六个女人。有的穿着洋服，有的穿着和服，五光十色，耀人眼目。

女招待们一个个穿插在客人中间坐下了。

其它雅座也都坐满了人。在这些公务员斜对面的一个角落里，特别招引女招待。那里的顾客并不多，只有一个，那人不过二十七八岁，小个子，白皮肤，穿的洋服并不是什么高档货，看样子大不过是个小小的职员。

这个“克洛镇”酒吧收费并不便宜。老板娘把来的顾客多引以自豪。为了这个，店里不得不装饰出一种高雅的气氛。

公司办事员当中也有的和女招待熟悉，忙问道：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真由美吗？在那儿呢。”一个女招待指着被包围的那个青年职员的雅座，“等一会儿就会到这来的。”

客人不满地端起水酒，一口饮了下去，谁也不向女招待让酒。

“这些日子手头可不大富裕。”一个公务员向老板娘说道，“刚才参加宴会回来，近来连简单的酒宴后的小饮都不准许了，财务卡得挺紧。过去可以到这儿来三次，现在公司只给报销一次。”

肥胖的老板娘用手捂着嘴笑了起来。

“没什么，什么时候付钱都行啊！”

“不，我们这些人不会常来喝这么昂贵的酒的。”

“哎哟，这说到哪儿去了！我们这儿比起别的酒吧一直是便宜的。”

“本来嘛，”一个女招待随声附和着，“妈妈说的，那是明摆着的。”

“这里的浊酒卖多少钱？”

“两千元呀！”

“和别的地方一样呀。”

“女招待陪饮吗？”

“哎呀，真讨厌！”

女招待们一阵哄笑。

“真象税务署的调查员一样！好了，好了，今天不是刚从宴会上来的吗，还不如痛痛快快地玩一会儿呢！我给你们做好吃的去。”

客人们来来往往络绎不绝。

“阿新！”老板娘在呼唤跑堂的。

“有讨人喜欢的女人，不妨也给找一个。”

老板娘露出笑容。

“你来一下，妈妈。”一个客人在招呼老板娘。“有件事和你商量。”

“好哩，来了。”

他们悄悄说的是今晚费用的事，由个人出还是算到下次公家的帐目里去。

老板娘点着头，说道：

“诸位，喜欢什么就只管要好了。”

客人们兴致勃勃地看着女招待。

“太高兴了！我要加冰的威士忌。”

“来白兰地，跑堂的。”

时间在流逝。

席面上热闹非凡。

人来人往，顾客很多。客人们出入的时候，老板娘都要起立迎送。不知什么时候她从这里消失了。不大工夫，她那肥胖的脊背又出现在对面的席位上了。

“喂，”一个办事员向拖着马尾式长发的女招待问道，“坐在那边的客人是谁？”

那女招待顺着客人望着的方向看去。

“那个人？不大认识。”

“哼，你呀，就是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也不肯说出来的！”

“哪有那事儿呢！真的不知道。”

“吸引那多的女人，绝对不是生客吧？”

“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！”一个年长的女招待从旁说道，“他们是他们，咱们是咱们哪！”

“哼，说的倒轻松！怎么，那个人也是办事员吗？”另一个人张开湿漉漉的嘴，探着身子说道。

“也可能是吧……不过，还不大清楚。”

“可真够阔气的！那儿，只有他一个呀，还挺年轻，不过二十六、七吧？”

“快别那么好奇了，管那些闲事呢！”

“我就是好奇。确实有点儿羡慕他。我们公司一个劲儿地紧缩宴会开支，他却那么摆阔气。偏偏又坐在斜对面儿，不想看他，可又在眼前。”

“这都怪你的眼睛。偏偏就坐在对面儿，真叫人啼笑皆非。”

“老板娘的马屁拍得可真令人讨厌！”

“吃醋了？你呀！那谁是交情深啊！”

女招待想扭转话题。

这时，从那被注意的雅座里传来一阵嘈杂声。看来那个客人是要走了。两三个女招待先站了起来，那个青年人也站了起来。

那青年大摇大摆的，非常神气。女招待们簇拥着，从公司办事员们的眼前走过去，到了女收款员那里。

“喂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？”一个办事员非常认真地向身边的女招待问道，“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”

这里的女招待也有两三个撩衣提裙，跑过去相送。

那青年从不太讲究的洋服上衣里面的口袋掏出三张万元钞票，放到柜台上，也不等着找钱就向外面走去。

“真够阔气的！”一个公司办事员羡慕地感叹道。

“真的，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”

女招待们在柜台前，青蛙一般两臂下垂低头弯腰，一看那样子便知道是得到了小费。

“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办事员又催问了一句。

“你说的是那个人吗？”座席上一个往日不被那青年看重的女招待多少含有敌意地说道，“据说是一个小职员。”

“小职员？哪个机关的？”

“那就不清楚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那个办事员想到刚才那青年穿的洋服衣料，和自己穿的相比还要低廉得多呢，觉得确实像个小职员。

“一个小职员，可是够阔气的了！”

有人低声议论道。

是啊，花钱是够冲的。大家都有同感，于是都沉默不语

了。

“对不起！”老板娘送走客人，又走过来坐下了。“哎哟，怎么静悄悄的呀？各位，这是怎么啦？”

送走客人的女招待们也都走了回来，这里顿时又热闹了。

一个眼尖的办事员环视着女招待们，问道。

“喂，真由美怎么不在了？”

“真由美小姐出去有点儿事。”

从老板娘那毫不在意的口气里，可以听得出，一定是跟着那青年客人出去了。

“唉，现在就出去可以吗？”

山中一郎低声向真由美问道。

“行啊，刚才已经和妈妈说过了。”

真由美扬起细眉，微微一笑。尽管她已经二十三岁了，那水汪汪的眼睛还像孩子似的。

“那么……以后也可以了？”

真由美表示同意地垂下眼皮。

走到门口，两个跑堂的赶紧迎上来，从衣帽间取出山中和真由美的大衣。

“请您常到这儿来。”

山中一郎跟着堂倌在灯光的引导下，向外走去。

推门走出来之后，看门人象交警似地跑过来打着手势，叫来了出租汽车。

“叫您久等了。”

看门人身后停下一辆看来是经过挑选的新车。山中向这

个出力者递过两张千元的钞票。

“太大方了吧？”真由美上车之后，说道，“这些跑堂的给上五百元也就可以了。”

“哎，算了吧。”

山中衔上一支香烟。真由美打着小巧的打火机。火光在男人鼻尖下闪烁着，他那鼻子是笔直的，下颏的线条还留有稚气。

“你呀，花钱也未免太过火了！”女人还在执拗地讲着那件事，“花钱不省着点可不行啊！”

男人喷着烟，沉默不语。这就是他的回答。他的嘴唇有些弯曲，含着冷笑。

真由美越过司机的肩头望着前方，握着男朋友的手，好象看到了什么，低声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这时，汽车正在两侧矗立着高楼的街道上行驶着。真由美的眼睛不是盯着车灯照亮的地方，而是注视着集聚在楼房拐角阴影里的一簇人。接着司机和坐在她身旁的山中好象也看到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山中向放慢了车速的司机问道。

司机也把脸转向那黑暗的地方，“啊”了一声，象在判断事态似地把车速放得更慢了。

“可能是交通事故吧？”

司机答道。

“能不能停一下？”

山中象要下去看看似的。

“快别去了，多怕人呀！”

真由美劝阻道。

“也许是吵架的吧？请靠边稍停一下。”

山中一郎下了车，走向人群。真由美在车里注视着他的背影。外面，冷风吹得他的脸有些凉。

围着的有十来个人。山中走近楼房旁的那个地方，越过人们的肩背向圈子里望去。

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伏卧在楼房墙下。挨着楼是一米宽的水泥地面。

“是不是喝醉了？”

山中向身旁一个像职员似的人问道。

“不是，好像不是，可能是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

他惊叫了一声。

“警察马上就要来了，刚才有人给一一〇打了电话。”

山中借着街灯的光亮，仔细俯视着那个伏在地上的男人。

2

不知什么时候，山中已经到了人群前面。大概是死尸……没错，是死尸。他注视着那一动不动的像弯腰睡着的姿势。

周围的人有的难过地伸着头，有的和身旁的人议论着，有的变换着位置低着头往下看着。人们不停地喧嚷着，惟独山中一郎这个青年人象医生似的一直盯着那具男尸。

街灯虽然微弱，却也照到了那俯伏着的男人的侧脸上。山

中蹲在男尸的近旁，头贴近地面反复端详着。

“喂——喂！”爱管闲事的人警告道，“你这个人，离得那么近，会被警察训斥的！”

尽管如此，山中一郎仍然没离开尸体。

躺在那里的那个男人，留着长长的头发，象在什么地方摔过跤似的，头发上沾着泥，大衣的肘部和背部也满是泥土。没戴帽子，有一只鞋能看见鞋底儿，后跟儿已经磨薄了。象保险公司的外勤或收款员、商店的推销员一类的人。也可能是低工资的小职员，住在城外，离车站远，步行距离长，鞋底儿磨薄了，连修鞋的时间都没有。

从大衣的质地也不难判断，是又旧又便宜的货。因为趴伏着，看不见系的什么样的领带。从大衣下摆露出的黑色裤子看，好久也没熨烫了，象窄口袋一样鼓鼓囊囊的。

臂肘弯曲着，从肩头看去只能看到他的嘴，象在打哈欠一般张着。

后面传来警报器的响声。

“救护车！”

有人喊了一声。这时，围观的人比方才增加了一倍。

白色的汽车和一辆画着警视厅白线的巡逻车并排停在大楼的拐角儿。

警察和穿白色工作服的医务人员急忙跑了过来，随后又来了抬担架的。

“喂，诸位，请闪开点儿！”

来了八个警察，其中有三个仿佛是便衣刑警。

警察立即推开人群。山中已经站了起来，被推到人群里去了。围着看热闹的人全被驱散开了。楼房与楼房之间拉上

了绳子。蹲下查看的刑警确认是死尸，不能像急病患者那样被运走，而是尽量保护现场。

警官几次按亮手电，不断地仔细查看死者的脸、脚和大衣的背部。

“怎么？是被杀害的？”人群中一个好像是后来的人这样说道。

“不是吧？可能是倒毙的。”另一个人搭讪着。

“没流血，不可能是被杀的。”

“被杀的人也有不流血的，譬如勒死的、掐死的。不带刃的东西也能杀人。”

“是自杀的吧？说不定是喝什么药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死在这儿的？”

“哎呀，可能是三十分钟之前吧？”

毫不负责的低声交谈继续着。山中这时拨开人群，走了出去。

他两手插在衣袋里，低着头走向等着他的出租汽车。

那真由美的脸靠近车窗。当她见山中回来的时候，忙摇下车窗玻璃，伸出手打着招呼：

“快，快点！”

女人从里面推开车门。山中在上车之前衔了一支香烟，打着了打火机，接着从容地坐到女人身边。

“叫你久等了。”这是向司机说的，“马上开车吧。”

“发生什么案件了吗，先生？”

司机背向着乘客问道。

“啊，好象是凶杀。”

三十分钟之后，山中一郎和真由美走进温泉旅馆的房间。

山中解下领带，敞开衬衣领口，一口气喝干了刚才女服务员端来的茶水。

“嗓子都干了。”

他好象醉后醒来时那样说着。

“害怕了吗？”

真由美还是原来的打扮，坐在山中身旁，上半身压在他的膝上。衣裙下舒展地伸着两条大腿，修长的腿上现出一道长袜的曲线，脚趾在袜端仿佛装在透明的薄膜里一般。

“那有什么可怕的呢！”

山中用他那搂着女人脖子的手解开了袖口上的扣子。

酒吧间里的灯光暗淡，现在这室内灯光明亮，山中的面容显得那么端正清秀。通常式样的发型有些弯曲，宽宽的额头，浓浓的眉毛，高而直的鼻子下面是紧闭着的嘴。下颏的线条很美，那张侧脸很惹人喜欢，肤色白皙。长长的睫毛，女人一样的眼睛。薄薄的嘴唇，象涂了唇膏似地红。

“那么说，是被杀害的？”

真由美仿佛想从男人的脸上窥探出什么似的，口里说着“可怕”，眼睛不由得发热。

“是不是被杀害的，还说不定，反正那个人是死了，这是不会错的。不是一般的死，是非正常死亡，这也是不会错的。”

“你看得很仔细？”

“嗯，在跟前，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。”

“多吓人哪！”

“大约有三十五六岁。人啊！一旦死了，也就再也无忧无虑了，手脚伸得长长的。搬运尸体的人倒霉，本人却太平无事了。”

“看的倒挺仔细，真沉得住气！”

“谈不上沉住气，可也并不害怕。”

“到底是男人，对什么都好奇。”

“也许是吧。蹲在那儿看了十来分钟。”

“在车里等得我怪腻味的。想下去叫你，又有点怕。真有点儿为你担心呢！”

“用不着担心，死者与己无关，怕什么？”

“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如果真的是被人杀害的，又是由于什么仇恨呢？”

山中沉默了，接着他搂住她的脖子，一只手掐住她背后衣服上的拉锁，轻轻地往下拉。

真由美动了动身子，把脸伏在男人的膝上。

山中慢慢地终于拉开了拉锁。女人后背的衣服两下里分开，肩膀袒露出来。

他不知在思考着什么，用食指在那袒露的皮肤上划了一条横线。她觉得麻酥酥的，肩头颤动了一下。

“哎，你猜我现在写的是什么，好吗？”

山中在她耳边说着，用手指重新划了一条横线。

“觉得麻酥酥的。”

她低着头微笑着。

“好了，这么一横，现在该写这个了。”

他又在横线上划了四条竖线。

“明白了吗？”

她想了想问道：

“是文字吗？”

“可能是吧。好了，我再写一遍。”

男人的手指在女人那富有弹性的背上划动着，手指划过的皮肤上立刻变成白色，随后又变成粉红色。

“不明白。象铁路的线路符号……”

“线路？”

“是啊，就象地图上常见的那样。又象电车轨道，百足虫似的线条。”

“你的直觉很好。”

“是吗？不过，我弄不懂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就算是轨道符号好了。”

山中笑了。他轻轻抚摸着女人那滑润的脊背，把手伸进她的腋下，在她耳边悄悄说道：

“今天夜里不能在这儿住了。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我得出去一个小时。”

山中一郎返回自己的住处。中途让真由美下了车，坐别的车回去了。他住的公寓在大森町那里，附近有一家大工厂，通宵都要听到夜班干活的响声。

这是一家廉价公寓。水泥楼梯已经破烂，天花板一下大雨就漏水。

六铺席大的一间小屋，一只衣柜算是室内惟一的家具，但已经很旧了。一些书籍和杂志散乱地堆放在桌子上。山中一郎把上衣挂在衣架上，一面解领带，一面看镜子里自己的脸。他摸着脸颊和鬓角，像给自己做按摩似地揉搓着。